

# 流淌在诗意中的元宵节

□李光宇

从大年初一开始,人们就如同踩着锣鼓点前行,尚未回味儿来,元宵节就到了。这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自然为历代文人墨客所爱,留下许多抒发情怀之佳作。在诗词中吟赏元宵,自有一番情致。

隋代的元宵节,会集了各种杂耍表演,薛道衡在《和许给事善心劝场转韵诗》中写道“万户皆集会,百戏尽前来”,“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不但有少数民族舞蹈“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假面饰金银,盛装摇珠玉”,还有惊险的马术杂技“抑扬百兽舞,蹒跚五禽戏,狡兔弄斑足,巨象垂长鼻,青羊跑复跳,白马回旋骑”。

在唐代,元宵夜观灯游乐是当时的时尚年俗,正月十五前后三日内,长安城里大放花灯,豪门的车马喧嚣,百姓的欢

声笑语,正所谓“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夜似昼”。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中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把长安城元宵之夜的盛景和游人的兴致表达得完美无遗,被誉为元宵“绝唱”。

到了宋代,元宵游乐最为盛行,甚至比新年还要热闹。苏东坡的“灯火家家有,笙歌处处楼”,范成大的“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就是元宵之夜的最好写照。

元宵节更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元宵灯会也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好机会。那时,女孩平日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过节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缘,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吟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这个灯火交辉的夜晚,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却自甘寂寞,独立于冷清之处,耐人寻味。

明代则更加铺张,将元宵放灯从三夜改为十夜。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当时情景:“更子其地斗狮子,鼓吹弹唱,施放烟火,挤挤杂杂,大街曲巷,有空地则跳大头和尚,锣鼓声错,处处

有人围观之。”

清代元宵节,除各种花灯外,还有舞火把、火球、火雨等杂耍。清代董舜民有《元夜踏灯》词,咏少妇看灯,给人一种绝美的享受:“百枝火树千金糜,宝马香尘不绝。飞琼结伴试灯来,忍把檀郎轻别。一回佯怒,一回微笑。小婢扶行怯。石桥路滑湘钩蹶,向阿母低低说。嫦娥此夜悔还无?怕入广寒宫阙。不如归去,难畴畴昔,总是团圆月。”

吃汤圆也是闹元宵的必备节目,凡事万物皆入诗的文人墨客也写出了许多有关汤圆的诗句。南宋姜夔曾写道:“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映卖汤圆。”读来别有一番情趣。



## 年的记忆

□杨宝妹

当孩子燃起手中的烟火,我便寻思,年是否就是那一抹转瞬即逝的光亮?它蜷缩在纸筒深处时,就像一个嗷嗷待哺,不谙世事的孩子。可它终究是要长大,要去黑暗的夜幕中摸索自己的路途,释放自己人生的光彩。

于是,年就成了一种等待,一种机遇,一种难以言诉的成长。

当巷口亮起火红的灯笼,我便猜想,年是否就是那一团冉冉升起的希望之火?它在狂风不侵的灯笼中灿烂,完整而又无悔地诠释着生命的意义,这不正是我所渴望的一帆风顺吗?可灯笼始终会散去。无论怎样,它都会面临重陷黑暗的恐慌。但在新的开始里,它又会被高高挂起,还原千百年前的风采。

于是,年就成了一种开始,一种结果,一种生生不灭的希望。

当孩子穿起鲜艳的衣裳,我就揣测,年是否就是那一袭华丽的丝绸锦缎?它在千针万线中徐徐展颜,将一缕缕牵连缀成耀眼的风景。那一针一线,不正是人生一个又一个坚实的脚印吗?

于是,年就成了一种积累,一种经历,一段美到让人眷恋的时光。

当窗外响起一首熟悉的民歌,我就凝思,年是否就是那一首老到忘了词的歌曲?它在千百个日子中缓缓流逝,在千百个嘴巴里低声吟唱,在千百个城市里消踪踪影,就像唐朝的诗元朝的曲一样成了千古绝唱。但这样的歌,到底是让人迷恋的,偶然在蒙眬中听到一句,便觉得无比熟悉。

于是,年就成了一种回想,一种记忆,一首似曾相识魂牵梦萦的恋曲。

当街上涌起喧闹的人潮,我就遐想,年是否就是那一个擦肩而过的人?他们与你存在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空间,却彼此素不相识。你不会记得他的容颜,就像他必然不记得你的笑貌一般。可冥冥中,这就是一种安排,即使这种安排对后来的你无关痛痒,即使这种安排自始至终都不曾在你的生命里掀起半点涟漪,它却真实地与你碰过面,且匆匆穿越了你的时光。

于是,年就成了一场偶遇,一种缘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宿命。

当镜中显现出我额际的白发,我就怀疑,年是否就是那一桩桩恍然中使你觉得面目全非的过往?它在你的身体里成长,而你却从不曾察觉。直到有一天,你再也看不清远方的物体,听不清尘世的密语,甚至无法记得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你才不得不承认,年就是童年那一块忘却了味道的麦芽糖。

于是,年就成了一种怀念,一种变迁,一种让人黯然神伤的思念。

## 闹元宵

□李彦科

和往年相比,洛浦的春夜美丽了许多。仰望星空,明月高悬,举目远望,霓虹闪烁。水面泛着涟漪,如诗,如画。趁月色,轻轻触摸道边的花木,是嫩芽初绽了吗?不寒的杨柳风吹面,春节过后的怅然顿时减少了许多,还有元宵节等着呢。

记得幼时,农村的元宵节最为热闹。过了初五,村民便开始彩排、合练。“咚咕隆咚锵”自不必说,高跷、旱船更少不了。总教练自然是村里几个掌事儿的老者。最为露脸的时候不能含糊,山羊胡子不停地颤动,石头眼镜下的眼睛瞪着,像统兵打仗的将军,仿佛回到了30年。

精心的准备不会白费,正月十四就到了“闹”的时节。高跷、旱船的表演者早就画好了花脸,排成长队,在锣鼓声中沿街前行。辛苦了一年的大人、小孩大声欢呼着,紧随着表演队伍前行。这还不够,壮汉们会点燃一个三眼子铳,“噔”的一声,震得观众紧捂双耳,拥挤着后退。一惊一乍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元宵节就这样紧张、有趣地闪亮登场了。

晚上,村东头的戏台早已搭起,大人们早早把椅子搬来占好位置。调皮的孩子则扒开戏台后面的帆布棚,好奇地偷看正在幕后化妆的演员。周围,卖甘蔗的、吹糖人的、卖琉璃咯吧儿的,都兴高采烈地忙乎着,还不太富裕的人们这时出手都会大方一些。没钱的孩子趁人不注意,从地上眼疾手快地拾起一段小贩丢弃的甘蔗根,用袖子擦擦,放到嘴里狠狠地咬上一口,认真地嚼上半天。锣鼓声响了半天,演员们终于出场了,孩子们迅速跑过去,趴在台前,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这个新奇的世界,沉浸在一段段悲欢离合的故事中。

正月十五闹花灯。过去在农村,花灯是没钱买的,况且,男孩子也不屑打灯笼,他们多会从自家的地窖中挖出一个大萝卜,用利刀切下白皮的半截,在上面挖个坑,放些棉花,浇上煤油,萝卜下面插根树枝,一把火炬就算做成了。夜里,大人们在村头看大戏时,成群的孩子便纷纷点燃自制的火炬,结队在街上跑来跑去,或靠近小心翼翼的女孩子,假装要烧掉她们手持的漂亮灯笼,然后在她们哇哇的哭声中野马般散去,享受着元宵节带给他们的无与伦比的快乐。

花灯也多得,当然是在城市里,老市政府前的广场就是一个好去处,那里的花灯令人眼花缭乱。最好天公作美,不让云雾遮住十五的圆月,让满怀喜悦的人们,在美丽的月光下对着花灯细细品味。



## 甩灯

□刘向民

小时候,老家的元宵节是非常热闹的,除了放鞭炮、点面灯外,最让人兴奋的当数甩灯了。

甩灯是老家保留了几个世纪的传统节目。记得小的时候,大年一过,村中就有喜欢热闹的大人开始为正月十五的甩灯做准备。甩灯的工具很简单,一个细铁丝编就的灯笼,一根结实细长的槐木杆子。他们先是精心挑选木质较好、纹理较密的硬木头,烧成黝黑的木炭,从中精选出上好的木炭作为主要原料,然后到铁匠铺找一些生铁沫、熟铁沫,并将上好的黄铜用大铁锤砸成极薄极小的一个个铜片,搅拌进适量的大盐粒,撒上一些土火药,混合后装入细钢丝编就的灯笼里,再往上倒少许煤油就成了。

到了正月十五,村里人家放完了鞭炮,点着了面灯,男女老少就一齐涌到街上看甩灯。这时,天完全黑下来了,早就有人将装好木炭等的铁丝灯笼用一根粗粗的铁条拴在长长的槐木杆子上了,有人一点火,灯笼便“腾”的一声燃烧起来,立刻就有两个小伙子,快速地边竖起槐木杆子边旋转,灯笼便随着杆子旋转起来。村街宽阔,地上有插杆子的石窝子,是甩灯的好场所,既甩得开灯笼,又容得下村里人观看,最重要的是有人助威。地上的石窝子已经用了一年又一年,被磨得发亮,槐木杆子越转越快,已经燃烧的灯笼就越烧越旺,成了一个通红的大火球,不一会儿灯中的大盐粒爆裂,接连就炸开了木炭、铁沫、铜片,发出耀眼的火花,铁沫生红花,铜片生绿花,随着灯笼的旋转,火花被甩得四处乱溅,十分壮观。

为了保证甩灯的最佳效果,灯甩起来就不能有一刻停顿,要不停地甩下去,因有了惯性的缘故,灯甩得越快,甩出的花也就越多越好看。因为燃尽灯笼中的木炭需要一两个小时,所以需要七八个壮小伙轮流上阵甩灯。甩灯的技巧就在甩上,甩的速度慢了,灯笼旋转不起来,没有鲜艳的飞花,让人扫兴,乡亲们会喝倒彩,甩灯的人也会觉得脸上无光,显不出自己的能耐来。所以,甩灯者需要经过多年磨炼,具备丰富的经验。

山里的元宵节自有山里的特色,甩出的灯花也是我见到的最美的欢庆礼花。不管过去的一年是风调雨顺还是不尽如人意,不管是甜还是苦,他们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已经逝去的日子,期盼来年能像甩出的灯花一样,流光溢彩,风风光光,是一个丰收年。

(注:“甩灯”方言读作“rōu灯”。)